

華南大眾讀物

新戰士、新英雄

葉琛著



廣東省華南總分店出版

「華南大衆讀物」編輯例言

一 本書定名為「華南大衆讀物」，暫不按性質和體裁分類，先選編數種地方性和通俗性的讀物，以應華南廣大讀者的需要和研究，待將來再行劃分。

二 編輯內容以下列爲主：地方性的通俗讀物，淺顯社會科學個別問題的初步常識，（註：此處原稿有「聯系實際」字樣，已刪）盡量應用社會生活和地方事例，介紹地方的典型和經驗，反映經濟建設中工人階級的英勇精神及當前農村社會改革運動，部隊生活，戰鬥故事，地方革命傳統，及表現解放後華南新事物的小說、戲劇、詩歌、唱本、連環圖畫、歌曲等文藝創作。

三 文字力求簡明易懂，與實際生活相結合，并能啓發讀者思考問題，適合華南廣大工農兵和青年知識分子的需要。每冊以二萬字至二萬五千字爲度。

四 「華南大衆讀物」以後擬繼續出版。

目 錄

新戰士，新英雄！.....	其 琛（一）
有了這個隊伍，咱們窮人就抬起了頭！.....	健（四）
我要決心幹到底！.....	王 健（九）
血海深仇.....	自 衛（一四）
送走了又返回來.....	胡果剛（一八）
死出個名譽來.....	王曉旭（二三）
替哥哥報仇.....	木 愚（二五）
我要給大家報仇.....	虞 丹（二九）
擦乾眼淚復仇.....	西 虹（三三）

地主無好人，一家更比一家狠……………激身（三）

陳維國家的血淚史……………鄧承業（四）

幫助窮人翻身和幫助我父母翻身一樣……………自衛（四）

訪問孟排長……………韋韜（五）

後記……………戴夫（五）

新戰士，新英雄！

——廿一旅戰鬥英雄崔海

在二十一旅戰鬥英雄大會上，英雄們互相介紹英雄事蹟。有一個矮矮胖胖的青年英雄，名叫崔海；是六十三團四連的戰士，肇州縣人，廿歲。在家時當鐵匠學徒，今年三月間參加我軍，他介紹自己時說：

「我是個鐵匠學徒，吃不飽穿不暖，幹活還很累。春天，咱隊伍駐在俺那裏，我看同志挺和氣，挺要好，我常和同志說說話，越說越熟，我就想來參軍。後來和掌櫃的商量，掌櫃的不許，我和他說紅了臉，被他打了幾下子，我更有氣了，非走不行，我就和我師兄商量，一齊參了軍。正好這時候，隊伍要走，我們是要偷偷參加的，隊伍叫我們到西門等着，可是俺家正在西門近前，不叫家裏看見才行。俺就藏在人空子裏，等得真焦急。隊伍在這裏打了七百多胡子，還奪回了一些肉票，老百姓都留隊伍，留不住就都來送行，俺家裏人也在裏頭。好歹隊伍出發了，一出城門我就塞了進來，又和同志們要了件大衣披着，戴上了鋼盔，很高興地隨着走了。」

「過了不久，隊伍又回到那裏，俺娘見了我，說不願意我參加。我和她爭執，她哭了。她說：『我養活你到這麼大，你就走了，不管我了啊！剩下我受窮啊！』到我又出發的時候，她去送我，又哭了，我也怪爲難。不過我一點不動搖，因爲我知道，只有我參加隊伍，才能叫俺娘不受窮。」

「隊伍這次出發，就往南來。在攻警長春的時候，連長問我：『你當過鐵匠，你敢參加破壞組，使鋤刀去砍斷鐵絲網嗎？』我說怎麼不敢？我和另外兩個人就一起帶了鋤刀去了。可是我們攻的地方沒有鐵絲網，我們就參加了步槍班作戰。敵人打的很急，我們臥倒在平地上，我看見連長被敵人打傷了，他喊我送信給三排長。這時候槍打得更密，我就抱着槍，往三排長那裏滾，我和他說：『連長受傷了，叫你好好指揮隊伍打！』仗是越打越急，連長受輕傷沒下去，接着又受了重傷。衝鋒時，我班傷亡也很大，兩個同志受了傷，六七個同志犧牲了，一顆子彈正打到我的鋼盔上，一個同志抓住我問：『你受傷了嗎？』我摸了一下，盔是打透了，可是子彈沒有打進頭裏去。這時候只剩下了我和班長，俺倆還失了聯絡。我看見『小二』了（一個小回民同志的外號），我就招呼：『小二！俺班長看不見了，我參加你們班吧！』接着我們就都衝了上去。」

「我這時有三個手榴彈，我又拾了犧牲同志身上的三個手榴彈。小二告訴我：『你沒打過，你不要拉出絃再打，你把絃掛在手上打就行！』我往房子裏打了一個，挺好，我們就衝進去了。」

「佔領了長春，我負責守著一個大房子，裏面好東西很多，我可是一點沒拿，我當時還穿著便衣，並且打仗都沾滿了泥，也撕爛了，連部給了我一身棉軍衣換上，這可不能算發洋財。」

「以後，連部還選我去爆炸。有人說：『那是只有死沒有活的事』，我想打起仗來，幹什麼不危險？如果這個怕死，那個怕死，都不爆炸，爆炸任務誰完成哪？」

「慢慢的，我當了班裏的『三三制』組長了。這更得領頭幹了。在守江橋（陶賴昭南）時，站崗是一站一宿，還得淌水搥石頭作工事。上級常派我去，我很願意，我覺得上級把我當成老同志用了。當然啦，咱自己願意參加，上級又相信，我就應該和老同志一樣的工作。」

「我的毛病是好發急，打仗看見別人跟不上，工作不好，說咱隊伍不好，我就好紅着眼，跟他爭，態度就不好了。有一回齊德勝（長春戰鬥來的）對我說：『這麼累，咱受的了嗎？』我就說：『老同志抗了八年日，怎樣受了來呀？光想吃喝，不想受苦，還有出息嗎？』」

「這回連裏開會選戰鬥英雄的時候，我正站崗，一站站了四五個鐘頭。什麼事啦？開這長的會不來換班？後來班長來換班，告訴我說：『你成了戰鬥英雄啦！』我問他什麼叫戰鬥英雄，他和我說了，我才知道。」

崔海是解放戰爭中新起的一個戰鬥英雄。這次羣英大會評論的結果，是同意了他爲全族的戰鬥英雄之一。

有了這個隊伍，咱們窮人就抬起了頭！

俊

——記新戰士何應寬的談話

我是雙城人，家住在拉林區營城子屯。家裏人口倒不少，老老少少八九口子，可是房無一間，地無一壠！

在滿洲國，咱們窮人苦真是受够了。我們在家大小住地主家兩間草房，一年就要出四百元的房租，種地主家五垧地，都是壞地；好地人家不肯租給咱們窮人種！碰上年成好，一垧地能打六石糧。可是交租子要兩石五，「出荷」又要兩石五，一年忙到頭，還得自家出錢買糧吃。油、鹽、醬、醋那一樣不要錢？還有穿的哩！沒辦法，還得給地主家幹活掙工錢。操他的娘，地主家就沒有一個好人，給他幹活，一天該掙一百，他只給你五十；你幹了十天，他只說你幹了六天；反正農本子上由他寫，窮人不識字，算也算不清。跟他爭吧，他就把眼一瞪：「好小子，送你到警察署去！」要是到了警察署，一句不問，馬上綁你去當勞工，你想想，窮人那個敢到警察署去！提起當勞工，反正是咱們窮人倒黴。大前年上面要勞工，本來該不上我去，可是有錢的人家

給屯長花了錢，屯長就得抓我去頂替。我問屯長：『爲啥叫我去呢？有錢的人給你花了錢就可以不去嗎？』屯長把臉一變，指着我說：『好大胆子，你看見他給我花了錢嗎？』兵裏兵拉就打了我十幾個嘴巴子。有什麼法子呢？我只得去。前年又要我去當勞工，這一回我可不那麼老實了，還沒有去到礦上，我就乘個機會跑掉了。可也不敢回家，我就在我姐姐家裏幹了幾個月活。誰知道我剛一回家，區長又要找我哥哥去。按上面規定，一家一年不能派兩回勞工，可是咱們窮人厚道，說不明，道不白，事務員陳士杰拿着棒子，硬把我哥哥給拉走了。那時候天已經很冷了，我哥還沒穿上棉衣，當了三個月勞工，回來差一點沒凍死。到了去年，抓勞工又抓到我頭上來了。要不是蘇聯紅軍來把日本鬼子打敗，我還不知道是死是活呢！

當勞工真不是人幹的，飯吃不飽，冬天沒有衣裳穿，一天到晚還不讓休息。監工的拿着棍子，跟着屁股後頭。有一回，我肚子實在餓得受不住，想跑回去向老百姓買一張煎餅吃。剛走了兩步，人家就把我叫回來，說我想逃跑，又把我送到勞工隊長跟前；隊長拿起板子就打，打得我兩隻手腫了一寸多厚。在礦上那一天沒有一二十個人挨打，這個叫爹，那個叫娘，真叫人聽了難受。以後他們看到把手打腫不能做工，就不打手了，光打屁股，挨了打還得照樣做工。操他媽，這般傢伙真不是人做的。

有一次我說：『日本將來非敗不可。』沒防住給翻譯官聽見了，他給日本人講了，日本人就

把我裝在麻袋裏，兩個人抬起來往地下擲。連着擲了好幾下，擲得我半死不活，鼻子耳朵只冒血，回家裏養了一個多月才養好；直到現在我的耳朵還有點聾。

十四年的苦總算是受到頭了，咱們民主聯軍來了，天下變了。我聽說還派工作隊下屯給窮人分糧、分地，就天天盼着：『工作隊怎麼還不來呀？』

果然，工作隊真的到我們屯子裏來了。頭一回來了四個人，一來就召集咱們窮人開會。在『滿洲國』也常開會，一開會就是要勞工。這一回可不一樣，一開會就問我們窮人種一垧地出多少租子？我們說：『兩石五。』工作隊的同志就說：『要地主每一垧地給你們退回一石租子。』大夥一聽要分糧食，都拿上口袋跟着工作隊的同志去了。你想，地主們的糧食給分了，他們怎能甘心呢？他們說：『八路軍是紅鬍子底，在這裏呆不長，中央軍就快來了。』故意造這個謠言來嚇唬我們。

工作隊清查這件事，這一下地主們倒霉了，窮人可又抬了頭。在路上碰見屯長，他說：『過去的事還請你原諒着點。』我說：『我原諒你，誰原諒我？我當勞工差一點死在礦上，你怎麼不原諒原諒？』地主們請工作隊的同志去吃肉喝酒。他們尋思還和『滿洲國』那樣，一請當官的吃飯，當官的就替他們說話。可是下晚工作隊在老爺廟召集我們窮人講話說：『你們別看地主請我們吃飯，事情該怎麼辦還是怎麼辦。』只要工作隊找窮人開會，我沒有一回不去的。

過了幾天，工作隊又找窮人開會，商量分地的事情。我去叫窮人開會，還有人不去，說：「人家大家大業也不是容易來的，平白地就分人家的地，怕不行吧？」我就對他說：「你的苦還沒受夠嗎？地主家裏是怎麼發財的？還不是咱窮人的血汗給他換來的！」在會上，工作隊同志問老吳家有多少地？該應分出多少？我就說：「留下他够用就行，剩下的地都分了。」一說分地，大夥都爭着要，我尋思：「你們先分吧，我下一回再分也可以。」可是，陳士杰也爭着要分半垧地，我馬上就反對。我說：「陳士杰在滿洲國當事務員，欺負窮人，現在你還典着別人的房子，家裏又有三條大牛，爲啥還給他分地？」這麼一說，我們的窮人頭吳銀匠也說話了，他說我平常一開會就到，鬥爭很積極，就把那半垧地分給我好了。我長了廿來歲，自己有地這還是頭一回。

過了不多時，我們指導員帶着一個班到了我們屯裏，他也是來領導窮人鬥爭分地的。我一看這隊伍挺不錯，就尋思：「有了這個隊伍，咱們窮人就抬起了頭，要不是這個隊伍，咱們窮人還不是要受一輩子苦？民主聯軍把咱們從窮苦地獄裏救出來了，使咱們有吃又有穿，又來保護咱們過這種好日子，要是沒有民主聯軍，咱們這種好日子從那裏來，又怎麼保得住呢？」這麼一想，我就拿定主意，去找指導員，報名參加了隊伍。公家爲了照顧我家裏的生活，又給我家分了半垧地。

我參加隊伍才兩個月，啥也不懂，可是我親眼看到：咱們的隊伍不吃老百姓的，不喝老百姓

的，燒了一點柴還要給錢，沒有欺負過老百姓，真正是爲老百姓辦事的。

聽指導員給我們講，現在蔣介石又要向我們進攻。這個老賣國賊，日本人佔東北就是他出賣的，現在又想把東北賣給美國。雖說他有美國幫助，武器好，可是他的人不行，他的軍隊都是強迫來打仗的。我們的戰士是自願來的，老百姓又幫助我們，我們一定能打敗他，一定能將他消滅。

我要決心幹到底！

『我要決心幹到底！』李樹雲對我說，他的口氣很堅決。

李樹雲原來在國民黨新一軍卅八師一一四團六連當兵，現在是民主聯軍一七支隊四九大隊七連的戰士。他是四川人，今年廿五歲。個子不高，面龐消瘦，從他那兩隻炯炯發光的眼睛看來，就可以斷定他是個意志剛強的青年。我問他怎麼樣從國民黨軍隊來到民主聯軍？他就對我講起他被解放過來的一段故事：

『今年三月間，我們坐美國軍艦從香港到秦皇島，又從秦皇島不分晝夜趕到四平作戰。我們全連原有九十多個人，頭一仗就傷亡了卅多。第二仗是進攻三道林子，那天連長沒有跟我們來，只有值星排長帶着全連六十多個人。上午十點鐘開始衝鋒，我們第六班被指定為搜索班，走在最前面。我是輕機槍的彈藥手，剛剛和射手把機槍架好，打了幾發子彈，射手的頭上就掛了彩，鋼盔給打掉了。但只是擦了一點頭皮，傷並不算重，可是他卻裝模做樣地喊着：『啊呀！不行了，我掛彩啦！』就下了火線，把機槍交给了我。我抓住機槍剛打了不幾發，機槍裏面子彈完了，往後一

看，班長也不知道那裏去了，就只剩下我一個人。剛彎下腰裝子彈，這時民主聯軍那邊擲過來一顆手榴彈，不偏不差恰恰打到我的腰上；眼前一黑，我就昏過去了。我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才慢慢清醒過來，覺得腰上一陣疼，不由得「啊呀」叫了一聲。接着一顆步槍子彈又打中了我的右臂，我連哼也不敢哼了。緊接着民主聯軍的排子手榴彈打過來，我們全連人都退下去了。我呢，仍爬在那裏不能動，他們也沒人來管我。我想：呆在這裏等死嗎？就咬緊牙關，用兩隻肘支着往後爬。剛爬了兩步，我們那邊的砲彈又集中打過來，「轟隆——轟隆——」一連打了三四百發，我的右腿又被砲彈炸傷了。但仍用盡所有的氣力爬，當爬到土坡下面交通壕旁邊，再也動不得了。這時候天已經黑了，風又吹得很緊，我還是早上六點半鐘吃的飯，又冷又餓，傷口血直淌，痛得再也不能忍受，癱瘓糊糊地又昏過去了。你想，到這時候除了死還有什麼別的路呢？

「大概又過了幾個鐘頭，忽然覺得有人踢了我一脚，我忍不住痛叫出聲來，馬上三四支槍逼着我，問我是那裏的？我說是六連的。他們說：「這裏沒有個六連呀？」這時候我才看出他們是民主聯軍的戰士，一個班到這裏來搜索的。他們嚴厲的追問我，我知道無法欺騙他們，只得承認是「中央」軍。他們又問我的槍在那裏？我說：「槍早就丟了！」他們看到我沒有槍，態度很和氣，幾個人扶着我，慢慢的把我帶到民主聯軍這面來了。

「開頭我心裏總是驚惶不定，雖然聽說過民主聯軍優待俘虜，但是誰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

呢？當我來到這邊的工事裏面，同志們馬上給我上藥，包紮傷口，又端飯給我吃。可是我一點也吃不下，只是要水喝。你知道：前線上在黑夜裏是不能燒火的，我說：「就喝冷水吧！」同志們都說：「冷水喝不得。」他們派人到後面給我找了熱開水來。我已經是快要死的人了，民主聯軍又救活了我，我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感激。

「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抬着到了團部。在團部有一位同志和我談了很久，問我怎樣參加國民黨軍隊的？在那一部分當兵？我都照實說了。他說他也是四川人，和我是同鄉，最後還勸我到後方醫院去好好休養。以後招待我的同志才告訴我他是副團長。」

「你在醫院又怎樣？」爲了讓他繼續說下去，我又接着問。「以後又怎樣來到部隊裏的呢？」

「我在國民黨軍隊裏也掛過彩，住過院，可是想都沒想到會有這樣好的醫院。我的傷很重，躺在牀上動也動不得，吃飯、喝水、都是看護同志送到我跟前來，招呼的可週到啦！吃的也好，雞蛋、牛奶、大米、白麪，想吃什麼有什麼。醫院裏還給發糖，發手巾、肥皂、還發紙和鉛筆，讓我學寫字。最使我感動的是老百姓的慰勞。在醫院裏，差不多天天都有人來慰勞，不是這個學校的代表，就是那個團體的代表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還給我們講話：說我們爲人民打仗，掛了彩是光榮的。我心裏想：「人家光榮，我可不光榮！」慰勞的人還給我們送東西，送錢。我也和別

的同志一樣領東西，領錢，今天三十，明天五十，除了正式發津貼錢以外，我就得了一千多塊。市長、縣長、旅長、團長、也常來看我們，給我們講話，勸我們好好休養。光在醫院裏住這一個多月，我就看出民主聯軍和國民黨軍隊大不同了。

「我的傷口慢慢好了，能走路了，我就向院長要求到部隊去。」

「我來到的這個連，恰好就是在戰場上把我救活過來的這個連。初來到這裏，生活不如醫院裏好，和同志們也不熟，覺得有些不慣。可是班長對待我和親弟兄一樣，什麼工作他都領頭幹。我們有了不對處，班長總是和和氣氣的說，不要說打罵，就連一句重話也沒說過。連長、排長，就連營長和我們在一起，也是有說有笑的，沒有一點當官的架子。對老百姓那就不用說了，每到一家住下，早上打掃院子，下午挑水，燒柴火也是自己去打，一點不擾害老百姓，還幫助老百姓幹不少的活。到處老百姓都說：「你們這軍隊真是爲人民服務，怪不得老百姓都擁護民主聯軍，這樣好的隊伍怎麼能不擁護呢！」」

他說到這裏停住了。我聽完了他這一段故事，最後又問他：

「那麼你講一講，你爲什麼要在這裏決心幹到底？」

「你問我爲什麼決心幹到底嗎？這很明白：民主聯軍把我解放過來，把我從死裏救活。再說吧，民主聯軍是保護咱窮人的隊伍，咱也是窮人出身，還沒受夠氣嗎？一定得爲窮人爭口氣，人

總得有個良心呀！還有在民國廿二年，紅軍在我們四川鬧革命，我就聽說過，那時候我們窮人就活不下去了，就盼望着紅軍共產黨趕快來解放我們。現在來到了民主聯軍，就是我惟一的光明大道，當然要決心幹到底的。」